

SM 2016 — City Space and Private Self

2nd Film Journal

《甜蜜蜜》和榴槤 – 大陸人來港生活的兩種無奈

《甜蜜蜜》 “*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 (陳可辛)

《榴槤飄飄》 “*Durian Durian*” (陳果)

By Li Yiu Chong (50262340)

6th March, 2002

電影：《甜蜜蜜》“*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陳可辛）

《榴槤飄飄》“*Durian Durian*”（陳果）

除了一堆浪漫愛情故事之外，《甜蜜蜜》還有的是幾個流落異鄉的大陸人在各地努力奮鬥求存的故事，當中大部份時間都發生在八十年代的香港。

《甜蜜蜜》的兩位主角李翹和黎小軍在八六年三月來港。初到陌生地，他們若非投靠親朋，就是要找些不需要太多學識、收入微薄僅足糊口、甚至被視為低賤的工作。李翹在港由低做起，當過快餐店職員、英語學校清潔女工、花店職員，身兼數職之餘也跟黎小軍一起於年宵市場賣盒帶「賺外快」，後來因為在股市投資失利欠債而到「骨場」替人做按摩，碰巧客人是名有錢的黑道江湖人士才得脫離每日辛勞的工作；至於黎小軍在最初也只是個每月賺取二千八百元的雞檔運輸工人。八十年代的香港給予人的印象是遍地機會，不少中國人也與兩者一樣地在香港掙扎求存。

及至香港回歸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身份不同了，但香港容易使人發大財的印象並未於一朝一夕而淡化，北方的中國人仍夢想離開鄉土移民，踏足香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榴槤飄飄》內的秦燕在中國北方牡丹江是名舞蹈學院學生，南來後卻要從事應召妓女，賺取每次交易的二三百元（還有中間人抽佣），而且九十天的來港生活中只有四天假期，其餘時間，隨傳隨到.....

這算不算是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剝削呢？大陸居民移民香港後，生活是否就有改善？

想來，也不全然是。不論是八十年代的李翹和黎小軍，抑或九十年代末的秦燕和阿芬一家也是因為希望改善生活而自願來港；他們學識不高，缺乏競爭力，從事收入低微的工作，屈就於狹小簡陋的舊區是理所當然 - 黎小軍投靠姑姑的

舊屋，而阿芬一家在香港則居住在一間少於二百尺的板間房，吃的是平價蔬菜和由酒家拿回家的食物，生活不但不比在大陸時好，沒有上學的兩姐弟更不見得有什麼將來可言。當然，秦燕在香港當廉價妓女，算不算剝削又另作別論。

既然來港的生活是如此刻苦，為何仍會有這麼多大陸人甘願來港呢？除爲了賺錢外，還有別的原因嗎？《甜蜜蜜》裏黎小軍給未婚妻小婷的信中只提及正面的生活狀況，也許因爲是小軍對前景的樂觀和滿足，也許是出於他對香港的無知或不了解，亦也可能是他刻意的隱瞞；《榴槤飄飄》的小燕回鄉後對來港生活隻字不提，沒有對欲前來香港發展的小麗作勸籲或給予意見，則明顯是對香港不愉快生活的一種隱瞞。就是這些有意無意的隱瞞，令大陸很多人仍然憧憬著香港的發達的機會，出現更多與秦燕和李翹相似的例子。

她們不但對內地的親人隱瞞，面對本地人，她們亦不願表露自己的身份。《甜蜜蜜》的李翹不願意表露自己是中國移民，甚至刻意隱藏自己一切中國人特徵，刻意扮作不屑大陸人；《榴槤飄飄》的小燕則將自己分別說成不同地方的人，以換取更多客人的惠顧。

兩片對當時的政治背景同樣著墨不多，但其實兩片身處的都是不平凡的政治年代：《甜蜜蜜》剛剛才中英談判收回香港的時期，但片中唯一的反映只在 87 股災後欠債纍纍的李翹，和 90 年代初的移民潮倒退於李翹所帶的旅行團團友中得到反映；《榴槤飄飄》更與剛回歸中國不久的香港政治脫離之餘，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亦沒太多觸及。是大陸人一般對政治不聞不問？是他們的意識認爲政治不是由老百姓去管？還是政治環境的轉變對他們根本沒多大影響？

不論是《甜蜜蜜》的李翹還是《榴槤飄飄》的秦燕，她們在結束香港的「皮肉生涯」之後，都各自帶走不一樣的無奈。李翹的是對於香港與黎小軍一段愛情的無奈，秦燕的是在香港淪爲妓女生活無人分擔的無奈。李翹比較幸運，在《甜蜜蜜》一曲完結（《甜蜜蜜》一曲歌者鄧麗君逝世）的一刻這個無奈便能因與黎小軍重逢而終結。秦燕所背負的無奈就像戲中的榴槤（阿芬寄給她的那個）一樣由香港追到她的家鄉牡丹江，無法忘懷之餘，即使與親朋鄰里分享，也正

如榴槤針狀的外表和難聞的果味般，無人願意嘗試了解而令她要將自己的過去繼續隱瞞下去，儘管內裏其實並非只有壞東西。也許這些也正是某些大陸人的無奈。